

这次去奉化的山里祭拜祖母,亲戚说,看山的庆丰去年冬天走了,在山坳里,在独饮的桌旁。他被发现,是翌日清晨。

雪霁,远近的白色山峦,净如幻境。附近养马场的为人,为借农具踏雪而来。吱呀推门,迎有米酒和蟹糊的气味。双股红色电线在梁上绕了两圈,落下一只光色暖黄的灯泡,照着有杯盏的桌面。庆丰垂臂而坐,前额斜搭桌沿。入屋的人叫了一声,庆丰就哗啦啦地,他的脸色一白到底。我见过庆丰头顶上方一线相连的那只孤灯,现在灯还亮着,屋主的命火却熄灭了,时年70余岁。

50多年前,在西坞表姐的农舍初遇,我10来岁,庆丰20岁出头,他极像《南征北战》中扮演高营长的电影演员冯喆,气质干净,眼神文明。有人提过,他是镇上钱庄东家二太太生的。二太太长得标致,原是贫家女儿。庆丰读完初小,体质偏弱,成年后,不太愿参与强体力农活。乡亲常见他斜依邻里门框神聊,又频繁放着音质不一的屁。邻家嫂嫂就说:“庆丰啊,莫顿顿番薯番薯,莫懒惰。”庆丰应承:“是哪是哪。”可下回还是人未到,屁先响,他自己都笑。庆丰说话特别,是段子高手。懂点事的女娃,怕他过早收场,会泡杯绿茶,递到他手里。庆丰吹动浮茶的样子,有点体面的。在农人眼里,庆丰游手好闲不太入流。只

是,需要识字人了,村民就对孩子说,去,把庆丰叫来。无论长幼,唤他时,一律忽略辈分,名字不后缀阿哥、阿叔或阿爷。

后来,村属山林种了经济作物,庆丰被派去看护。本村墓群,也在他看管的范围。上世纪70年代,祖母落葬原乡,我常去山里祭扫。庆丰曾说,当年我祖母回乡,见过一次的,他还是小孩,发着高烧仍在奔跑。祖母摸了他的前额,急急唤了他娘,催她赶紧带儿子去看病。祖母话里有责备的味道,并把一点钱塞在他娘手里。

这些年扫墓结束,我会跨进庆丰山坳的土屋寒暄。他总拉我坐定桌边,喝杯新茶。庆丰一般不礼让他的专座,那是把老旧的藤椅,松懈处都用皮绳紧固过。椅座最上面是张狗皮,四个角均打有双孔,皮绳穿过,绑紧椅腿。下面,垫了供应软感的厚厚丝绵,似欠洗,装入网兜,不许移动。不管老嫩,屁股落定这样的椅座,应该舒服。也可能,他不让出这把交椅,是怕访客有洁癖。庆丰细心,路数复杂,人们也无心关切。

庆丰猝死那晚,雪急风吼,山里稀落的几户人家均门窗紧闭。有人回忆,似听到两声狼嚎从庆丰土屋方向传来。那两声,

许是庆丰心梗发作时的最后呼叫吧,声音受雪夜气流的挤压变了形。

提到狼,想起30多年前在庆丰那里躲雨。我问,在山里见过野兽没有?他说,冬季巡山,碰到过母狼。浙东山里,只有母狼会找人拼命,要么有身孕,要么为了饲喂狼崽。那次,他在山林里走,察觉身后异常。独狼尾随时人时颇为鬼祟,十多米内,休想听到四蹄的动静,只待三米处凶猛扑上来时,狼才一切不顾。

空山寂寥,鸟叫声水灵灵的,有滑翔的荡动感。庆丰耳里却只有自己踏地的嚓嚓声。他略略扭过脸,透过金色枯草,看到了狼脸,应是条有孕的母狼。狼的眼神坚定,像是不会放过他。庆丰的棉制雷锋帽里飙出急汗,摘下,扇着铁青的脸,生出个腿。他把帽子塞进棉袄,让腹部高高隆起,再停住脚缓缓转了90度,意在让后面的母狼看清自己浑圆的肚子。庆丰心想,小娘啊,走开吧,咱们姐妹都有身孕啊。同时,庆丰瞪眼急找用以抗击的石块、木棍之类。庆丰愣住了,发现那条狼不声不响地走开了,瘆人的尾巴巨大。

故事讲完,雨亦停歇,山间满满的清香。我对他的口述存

疑,庆丰把母狼想成自己了吧。会否,背后只是一条体型大一点的犬,因为距离和慌乱,被他误判成母狼。长期在山野形单影只,庆丰或许很想以惊悚多迷住我一会儿。他是迷住我了,迷住我的是他的良善。假如性恶,他不会想象出母狼会有恻隐之心,会放过同有身孕的妇人。

狼的存无,揭秘无门。庆丰的后事,却另有插曲。庆丰从未婚娶,已无六亲。养马场的人拿来一套离职员工留下的半新工作服,换衣时看见庆丰左胸有火柴盒大小的文身,是一个长发女人的上半身背部。庆丰的遗体是被运送马匹的车送下山的。临行,多只手掌不约而同地拍打司机的玻璃窗,嘱他开慢点,山路颠簸。

庆丰被焚化后第五天,来了位清秀后生,称是远亲,来取骨灰。殡仪馆的人说,兄弟,没有为难你的意思,和长辈商量一下吧,写个字据,说明和庆丰的关系,让警察也敲个章,我们好留个底。后生说,没问题。他离开后,再也没有出现。我问亲戚,庆丰后来埋在哪了?没人说得清楚。

很久以来,每逢清明,庆丰总在我祖母的墓盖上,撒满白色花瓣。为采摘盛开的白花,他会翻过高高的山头。

以往扫墓完,我俩道别的话,像是永远未变过。我说,谢谢阿哥。他说,明年等你。

农谚曰“谷雨三朝看牡丹”,这似乎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,约定俗成的。今年入春后上海地区气温偏高,牡丹于清明节前后怒放,笔者有幸观赏到一株属于“鼻祖级”的古牡丹盛开了50多朵,可谓好享受!

这株古牡丹地处奉贤区南桥镇吴塘村的“明代牡丹苑”内,史料记载系明代礼部尚书、书画大师董其昌赠予年少时的同窗好友金学文的。明万历年间董其昌在赴南京就任礼部尚书前夕,悉知金学文在老家建造了新居,不忘童年情谊的他,上门将自家庭院里的两株“粉妆楼”“昌红”牡丹及亲书的匾额《瑞旭堂》作为新居落成的贺礼馈赠。

这株古牡丹是上世纪80年代初《邹桥志》编撰者在收集资料时发现的,1999年经上海市人民政府确认树龄470年。跨越五个世纪仍枝繁叶茂如期开花,这得益于历代金家人的精心守护与养护,特别是金家第22代守护人金书林。古牡丹在生存过程中曾遭遇一波三折,其中“昌红”牡丹在清末金家弟兄分家时没移植成功,剩下的“粉妆楼”牡丹却顽强生长着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时,有人以种种理由欲铲除古牡丹,金书林父亲说古牡丹是金家的传家宝,谁敢毁坏古牡丹就和谁拼了,来人见其不好对付便溜之大吉。上世纪八十年代金家老宅适逢动迁,有外商及国内富商分别上门愿出重金请求转让,都被婉言谢绝。

有段时间因金家人搬离了宅基,古牡丹缺少看管,每当开花时被路人顺手牵羊摘了个精光,还挖土取根当药用,金书林发觉后心如刀割,召集兄弟仨商议后,毅然决然将古牡丹连同董其昌赠予的《瑞旭堂》匾额无偿捐献给国家,从此这株古牡丹从“家宝”蝶变为“国宝”。日后园林部门在古牡丹原址上建围墙,取名“明代牡丹苑”免费向市民开放,日常管理仍委托金书林夫妇承担。

穿着整洁旧装,皮肤黝黑,精神矍铄的金书林今年84岁高龄,笔者见到他时,他和老伴正在园内用铲子除草松土,还时不时地为游客讲解古牡丹的前世今生。古牡丹开花期间他和老伴天天守候在花园里,全天候为游客服务,晚上则在附近租借的临时机房里居住。因为公开了手机号,有几次夜深人静仍有游客慕名而来,金书林看到信息后一骨碌起床打了手电筒,让游客在月光下一饱古牡丹眼福。而在平日里,已居住在城区的老两口也会隔三差五地来回一两两个小时,骑自行车赶到牡丹园里看管,栉风沐雨,毫无怨言。

他说精心管理好古牡丹既是遵祖训,现在也是为国家管理古树名木,平日里采取种种措施冬保温夏保清凉。他说古牡丹也喜“滋补”,他自有一帖古牡丹进补的“秘方”,就是在冬春两个季节里用“猪大肠”,焗汤冷却后在其根部填没浇施,夏秋季节里施以有机肥料等,正因为这样古牡丹年年保持着年轻态。金书林似辛勤的“园丁”,几十年如一日地养护古牡丹,成绩卓著,2023年度被中央文明委评为“中国好人”,乡亲们说在守护养护古牡丹这件事上,金书林是金家人的杰出代表,而古牡丹知遇并生长在这样的好东家,是好运气好福气。

当下在金书林的言传身教下,他的儿孙也陆续加入管理古牡丹的行列。值得欣喜的是在守护养护古牡丹方面,当地的社会组织、文化团体纷纷加入,见到有那么多热心人助他一臂之力,金书林老人感动不已,他说古牡丹迎来了“第二春”。

收获着藏品写文章的快乐。苍天不负有心人,2010年10月,他获得上海市收藏协会授予的“海派收藏成就奖”。

今天,带着油墨清香的《原野收藏拾穗》已展现在世人的眼前。此前的五本分别以“拾趣”“拾经”“拾粹”“拾珍”“拾贝”取名,由此可见这位拾穗者丰硕的收获。原野兄自己独特的眼术与理念,诠释当下收藏的创新与理念,为我们海派收藏树起了一个标杆。他说:“收藏是我的人生爱好,是时代赋予我的使命和责任感。”

岁月荏苒,窗外阳光灿烂,又到了传统节气小满。谚语道:“小满三天遍地黄,再过三天麦登场”。放眼望去,一片灿烂,让我们一起跟着原野先生去拾穗吧!

「古牡丹」知遇「好东家」

陈志强



过完年,老丈人给妻子带来了一瓶辣酱,看上去像自制的,装在一个蓝色瓶子里,我在冰箱里翻找东西时发现了它。我好奇地打趣妻子,平日里看你滴辣不沾,想不到还是个隐藏的吃辣高手。妻子没有回答我,只是对我笑了笑。当天晚饭我烧了排骨汤。妻子在小碟子中倒入了一点辣酱,夹了一块排骨蘸上一点辣酱吃了起来。

我也夹起一块排骨,蘸上了一点。辣酱触碰到味蕾的那一刻,出现的第一个味道是咸,咸味像一辆公交车,行驶了一段时间后到站停车,辣味从这辆公交车上下来,在味蕾上跳跃了一下,但它显得不是那么信心十足,在这完整的味道中只能算一种尾调。

我对合辣的标准是要辣更要香,香与辣的结合是我所信奉的辣酱黄金定理,桌上摆着的这碟辣酱对于我而言显然称不上合格。我问妻子,这辣酱不辣也不香,你怎么会喜欢?妻子没有反驳,只是平静地说,我刚在外地读大学的时候,面对陌生的环境,时常感到不安。幸好带了家乡的辣酱,每每吃到,就会想起曾经的快乐时光,人也放松了不少。我也向其他同学分享了我的辣酱,但他们的反应都跟你一样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,让所有人都喜欢上同一件东西本身不切实际,也没必要。找到为你带来快乐的爱之物,不去在乎外界的评价,这样不就够了吗?

妻子的话让我感到些许惭愧。每个人找到自己所爱之物,自得其乐,就是最幸福也是最值得尊重的状态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一瓶辣酱

王啸辰

摄影

阴雨连绵后的晴天,我常常选择去洗车。将车子倒进洗车房后,只需机械地刷着手机来消磨时间,等待自动洗车房操作完成即可。

大量的泡沫慢慢遮挡了视线。前挡风玻璃上的泡沫很快漫延开来,刹那间漫漶的水幕构成了眼前苍翠欲滴的动人美景。我一激灵,果断打开手机摄影模式,按动快门,整个过程也就两秒钟。那两秒钟,带来了一张蓝天、树影与人物轮廓交织构成的清新、宁静的画面,还有一种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,同时带来的平静让人暂时忘却尘世喧嚣,得享片刻放松。

很有意思的是,镜头里刚好有个外卖骑手闯入,他与自然场景中的水幕、光线、色彩,组成了生动和谐但又有些许奇幻的画面。这恰恰暗喻着快递小哥们无论日晒雨淋,都在

为市民服务,是城市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

我对这张照片非常满意,随即发了朋友圈。一会儿工夫点赞者甚众。画家奚耀艺先生点评道:“有点梵高笔触,属后印象派。”后印象派强

偶遇“梵高”

尹昊

调平面的鲜明色调和物质的具体性、稳定性及内在结构——这正是手机微摄影的优势所在。

我观摄影家徐明松老师的微摄影,发现其作品具有独特的视觉观点,画面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语言——空间与线条关系的感知,色彩和光影的叠加,瞬间构图下画面产生的意境与氛围感。我深受启发:这些

甘当一名收藏拾穗者

吴少华

前行的拾穗者。这位与中国同龄的收藏家从小酷爱艺术,酷爱画画,那时学校组织到农村去劳动,在野外他发现好看的花草、树叶就会捡回来,夹到书本里,甚至在田埂捡到一块石头,他会找来一个盘子,到墙角边挖些青苔垫底,把石头安放上去,做成一件令同学们称赞的小盆景。所以,他与一般收藏者不一样,他并不一味追逐老物件,而是收藏那些他觉得美的东西,从根雕到奇石,从瓷器到杂项,都是他的收藏范围。这位老兄独具眼光,收入囊中的“今玩”,也不是什么奇珍异宝,只玩自己看得上眼的,看上去喜欢的。在他的收藏理念中,不追逐古玩艺术品投资,不跟风追寻当代名家名作,从自己个人的爱好、财力、审美观出发,自得其



序跋精粹

乐地玩,玩出审美品位,玩出鉴赏目光,玩出快活时光。这就是一位藏界拾穗者的乐趣。

记得2012年春天,当迎春花盛开的时候,原野匆匆踏上了前往甘肃天水的旅程。这是无数次出门的一次奔波,这次出远门目的只有一个,寻找那传说中的正宗六道木。经过艰辛的翻山越岭,终于寻觅了两件形态最佳的象形根料,那一刻,心中的喜悦几乎要溢出胸膛。回到上海后,他请来了国家根艺大师孙新,经过这位大师的巧妙创作,两件作品“六道木·南京板鸭”和“六道木·鸳鸯笔洗”摆件应运而生。原野再就两件作品撰写欣赏文章,在《新民晚报》上刊登,引起同好们的兴趣。

原野就是这样一位在收藏大地的蹒跚前行的拾穗者,尽管只是茕茕孑立,但他在春去秋来的人生旅途中,捕获着收藏的喜悦,

都是敏锐的视觉判断和独立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,更是审美经验的积累与沉淀:这样的拍摄方式,可以让你以独特的角度与周围的一切发生联系,无疑是令人着迷的。于是,我也果断举着手机,加入微摄影队伍。

有别于大型的、正式的题材摄影,手机轻巧便捷,更擅长捕捉拍摄对象,并有着特别的影像节奏。在个人审美力、判断力、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加持下,它可以随时与周遭的一切发生链接,更易于创作出有温度、有内涵、超越表象意味的作品。

好了看官们,如果您也想与梵高、莫奈、塞尚、格哈德·希特或巴尼特·纽曼们来个偶遇的话,洗车的同时,他们完全有可能在你的视线之内、意识之外。

